

女 庄 員



遼寧省民主婦女联合会 合 編
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

1956、3、1

目 錄

瑪克西莫娃..... 1

——一个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自述

夫婦之間..... 15

——一位苏联老农民的談話

挤奶員和家畜坊主任..... 23

瑪克西莫娃

——一个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自述

普拉斯柯維雅·瑪克西莫娃·包達連柯，是克拉斯諾達爾邊區“紅霞”集體農莊的莊員。她是个有名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，从一公頃土地上獲得了1万4千斤的苞米，由於种植亞麻得到高额的產量，曾經獲得过边區政府發給的獎金。她的工作很好，但却有許多人对她不满意。為什麼呢？大家可以听听她的自述，然後就会明白了。

下面就是她的自述。

關於我們的事，人們寫得很多，區裏的報紙每天都登着：“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包達連柯的成就，”“普拉斯柯維雅·瑪克西莫娃去療養地，”集體農莊对优秀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嘉獎，”……總是这一套。他們十足地讚揚我們，甚至有些过分。但是關於我們的困难，關於我們去進行着什麼樣的鬭爭，却沒有人提上一提。

你說，他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？就是因為我發現錯誤，就一針見血地批評他們，不這樣就不行。

這是在不久以前發生的一件事：我們正播種大麥，拖拉機手別特洛，也許是他沒睡足覺，工作時在打瞌睡；也許是他沒有本事，反正是我看到他的活幹的根本不像樣子。不是斷條！就是七彎八不直。我對他說：

“別特洛，不能這樣做，把機器停下！我不許你再這樣種下去！”

“多會兒都是妳來找碴，妳真是個愛鬧事的女人。妳要我耕得直直的，是為好看？難道妳讓我把機器停在這裏？”

他不但接受意見，反而怒沖沖地亂七八糟說了一大套。當下我就說：

“你真混！難道是為了好看才需要直麼？你應該把種籽均勻地撒在土裏，而你卻弄得七扭八彎。像你這樣，不是播得太密，就是斷條。”

他不听，還照樣幹他的。我跑到他們的工作隊長那裏說：

“給我們另換一个拖拉机手。”

“沒有別人了，全都在地裏忙活！”

真氣人！管理委員會、拖拉机站都在幹些什麼事？！必須想个救急的办法，不然大麥都会种得不像樣子。於是我就跑到拖拉机前面，張開兩臂，喊道：

“站住！反正一样，即便你把我压死，也不准你離開这塊地方。”

別特洛没办法，把拖拉机停下，嘴裏不知還嘟囔些什麼。我們那些姑娘們从後面走近他，抓住他的手脚，把他从座位上拖下來，讓他坐在草地上。告訴他：

“你就在这兒呆着吧！不准你走近机器！”

工作隊長看到了这个情形，没办法，就自己坐上了拖拉机，耕种完了15公頃大麥。他幹的可真使你沒話說，像繩子拉的那樣直。

對我來說，這只是一件事，其它還有很多。我直截了当地對你說吧：如果不採取这种办法，他們会給你鬧出岔頭事兒。有一

次，他們硬要奪去我們已經施了3年肥料的一塊實驗地，把它交給第二工作隊。我跑到區裏，他們說：“對，第二工作隊需要好地。”我又給邊區寫信，沒有回音。最後我就跑到電話局，對那裏的負責同志說：

“請給接通莫斯科的電話，我請加里寧同志說話。”

大家本來都知道我們的事，一聽我要和加里寧同志談，就吃驚地說：

“快拉倒吧，我們想辦法給調解調解。”

“沒有什麼可調解的，只有把那塊地還給我們。誰都看見了，我們在那塊土上曾經花費了多少勞動！”我說。

他們沒辦法，終於又把那塊地還給了我們。

我知道他們把我說成什麼樣子。他們說：“她不是個女人，簡直是個穿裙子的魔鬼。”這也沒有什麼，我並不感到痛心。不過，令人難過的是你和更多的人，從來沒聽到過他們的胡說八道，以致使你沒法描寫他們的怪態。他們說我：“整天地不讓姑娘們

休息，她就像手拿鞭子的憲兵一樣趕着她們。”可是我們的姑娘們听了却大笑起來。他們還說我是“因為眼睛長的美才得到獎金”……

究竟他們為什麼對我這樣不抱好感呢？說起來話長。我給你举个例子，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。有这样一些人，和他們在一起，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不好：在田地裏，不爭不吵；在工作中，也不發生衝突。但是，他們硬是不喜歡我們！

就从我們的农莊主席菲多雷奇說起。他是个有學問的人，常常學習黨的決議和文件，也知道有些領導者不給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以工作上的方便。另外，他好像对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也很歡迎：給你獎品，多答開会都选你参加主席团。然而这些事並不是出於他的誠意。

本來，我們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些不安靜的人，自己總是在關心新的事物，總是在奔忙，因之也不給別人安靜。菲多雷奇是个鷄毛落下來都怕砸腦袋的人；可是他倒極其

喜欢歌功颂德。每一次开会，他都要得意地说：

“你们记得1932年那时，我们这里的荒草情形吗？骑马的人在草棵裏走，都露不出脑袋来！那时我们一个劳动日才能得多少报酬？一点点！而现在，12斤粮食！我们还不满足吗？……”

对这类谈话，有时我就回答他说：

“菲多雷奇同志，你总往后看，勃子不疼吗？听到这些1932年的情形都叫人噁心！不能满足于几公斤，如果大家都努力提高收穫量，那么收入还会更多的。”

“这倒对。”菲多雷奇对我的话，并不表示反对，但在他的脸上，却看不出有什么高兴的样子。其实，我算看透了，这些话就像镰刀扎他的心一样，使他难受。

我们有个工作队队长，名叫别特洛维奇。从1929年集体化一开始，他就工作了。在莊员大会上有人提议：由于他的汗马功劳，给他按劳动日补加25%的报酬。但我们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却提出另一个意见，如果需要的

話，可以補加50%，並發給他獎狀。不過要撤銷他的職務。

我們為什麼對他這樣呢？因為我們很明顯地看到，我們的別特洛維奇已經年老了。這裏所說的年老，還不僅說是年紀大了，更重要的是說他思想有點跟不上時代了。我們這兒有個提高技術訓練班，他一天也沒去。他說：

“我在这塊土地上白天晚上地跑過了百萬次，憑我的經驗不用實驗室，就能給你們分析出每一公頃土地的地質和它上面每一個土包的結構……。”

把他派到克拉斯諾達爾去學習，他跑了回來。回來以後，到訓練班的學員宿舍，問他們有些什麼課程，學員告訴他說：11門課程——俄文、數學、化學、植物等等。他聽了以後，說了句：“還應該有一匹馬，以便到哪去時好騎。”然後，就坐了火車回家去了。

別特洛維奇就是這種人，實在，他是不壞的主人，白天晚上都關心工作隊。但是，如果一個人要是鼠目寸光的話，他的關

心又有什麼好处呢？

有一次，我們想利用新技術，改造作物。對他說：

“別特洛維奇，我們要種3公頃大麥實驗地，看看會有什麼結果。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你瘋了麼？”他驚奇地說：“我從來沒聽說過在春天耕種春蒔大麥！”

我們沒听他的話，種了，而且每公頃多收成了400斤。

另一次，我們在冬小麥地裏撒加里鹽。他看見了，說：

“這裏的土地是這樣好，你們那樣幹簡直是糟塌莊稼。”

姑娘們都笑起來：他什麼也不懂。我說：

“你去睡覺吧，別在這裏丟臉了。”

他走後，我們議論起來，事情是不妙的。當然，他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害處，但是他會對他的工作隊裏那些人胡說些什麼。於是，我們到了管理委員會，向他們說：

“請把別特洛維奇的工作職務撤銷。過

去他可能是个好隊長，但是現在他已經变成头腦平滑的人，再不能作領導工作了。”

管理委员会考慮了很久，最後終於撤銷了他的職務。从这以後，他的老婆、兄弟、老丈人、朋友，全都对我不滿，一見面就惡狠狠地瞪我。

誰都很清楚，要是按老办法幹，每公頃只能收入1千8百斤——1千9百斤，那样的話；每个勞動日的收入也就会廖廖無幾；若是利用科学方法，那麼在每公頃土地上，就能獲得7千甚至1万多斤。当然，万斤產量，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在这方面，我們採用的最主要办法是計算种籽。我們把麥种用秤称过，算出每斤种籽有多少粒，然後再確定播种面積。計算結果，我們在一公頃土地上，需要撒6百40斤麥种。对这个，別特洛維奇也抱起腦袋說：

“你們簡直是在作禍，你們会受到審判的！誰見過一公頃地用6百多斤麥种的？！麥种白扔，收成也会得不到。”

但是我們心裏有底，我們是这样估計

的：一般小麥的行間距離是15公分，細檢查起來，那太浪費土地。實際上，其間再加一行也不密，只要把種籽播種得均勻。當然，這樣一來需要更多的天然肥料和化學肥料。不過，我們終於把糞下上了。這一年，我們光是雞糞就上了6萬斤！隨着，我們又仔細分析土壤，看它還缺什麼養分，然後再“對症下藥。”

每天天不亮我們就下地，當別的工作隊從家裏出發的時候，我們已經做完3條壟了。我們的勞動是很緊張的。不過，最主要的還不是拼命勞動，而是必須動腦筋。我曾經想過這樣的問題：過去我們這裏的人，不知道什麼是攢糞、收集髒水；可是目前大家不但都知道，而且都積極地這樣幹了。假如大家再前進一步，都像我們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一樣，那豈不會增加更多的收入嗎？為什麼大家硬是看我們這樣大步前進，心裏不舒服呢？……

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：去年，因為蓖麻成熟了，怕收割晚了受損失，於是我們就把

星期日休息和星期4串換了一下。結果，我們的蓖麻，每公頃的產量是3千斤；而別的工作隊才不過1千6百斤——1千7百斤。按理說，大家應該研究一下我們的經驗，可是，突然間傳開了謠言，說我們利用星期日突擊收割蓖麻，是因為那天誰都不下地，乘這工夫我們偷割了別人的蓖麻当成了自己的收成。你說氣人不氣人！誰能幹出這種下賤的事來？！我氣得手腳都哆嗦起來。我去質問那些還在高談闊論的人們。我說：

“讓我們來對証一下。是誰看見我們偷了別人的蓖麻？是你嗎，菲尼卡？妳看見過嗎？”

“沒有，我沒看見，是菲克露西卡告訴我的。”

“菲克露西卡，你看見過嗎？”

“我自己倒沒看見，達西卡說的。”

“達西卡，誰對你說的？”

我就這樣一個一個地追問下去。結果，是我的親弟弟基留赫胡編並且散播出去的！我問他：

“你憑良心說，我們偷了別人的蓖麻嗎？”

“嘿！我是開玩笑，想逗一下婦女們，妳这样小題大作幹什麼！”

嚇！他說的倒輕快，多狡猾呀！我真氣急了，我說：

“這種惡毒的玩笑，我每天都聽到過……你為什麼要侮罵我們斯達漢諾夫工作者？我們有什麼对不起你們的？難道你是個瞎貓崽子，要人抓住你的後衣領子，把你的鼻子按在牛奶桶裏，才舒服嗎？……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農莊裏究竟是為了什麼？誰要說他們是為了獎金，或是什麼個人目的，那他若不是混蛋就是我們的敵人。在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心目中，只有一個目的，那就是要使人們很快地過得比現在更好，為了這個，為了共產主義事業，他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拿出來了，而你們却這樣地侮辱他們。好，你就負責任吧！請你不要見怪，你作為我的兄弟，給了我一個惡意誹謗；而我作為你的姐姐，也要向你回敬。不過我用的是光

明正大的方式，要向檢查長控告你的造謠中伤的罪行。”

真的，我真把他控告了。在法院裏，他受到了審判，判了他1年的勞役，在農莊附近執行。……

對於像基留赫這種滿腦子臭氣的人，現在不止我一個人，而是已經有許多人起來和他們進行鬭爭了。這些多是青年人。

如果我們的黨支部書記要真拿起事來，我們的工作也許好辦些，可是這點我們又很不幸。在會上他也会說：

“我要弄清你們的缺點，使問題明確起來：為什麼你們總是發生衝突，可能是由於包達連柯的主觀性情不合你們的口味，那就應該客觀地對待她，因為，假如從這種觀點來看待事物，那就正如馬克思所說……”

他能整點鐘地作無聊的長篇大論，但是結果却什麼問題也弄不清楚。莊員們問他：

“馬克思關於你的老婆沒說些什麼嗎？她應該去作什麼工作？”

我們的黨支部書記就是這樣的人，他什

麼都明白，就是眼皮底下的事看不見。他的老婆年青、健壯，但却坐在家裏乾吃他的勞動日。她也到田地裏去過，不過她不是去幹活，而是因為她閑得心忙了，出去溜一溜。可是她的名字也掛在莊員名冊裏。真是個沒有頭腦的人。我在今年入了黨，在黨的會議上，都給他抖露了出來。

……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很。然而事情總是向前發展着。1936年的時候，我還是一個人收集這裏的鳥糞和灰，而在去年，每個工作隊裏就都產生了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小組。並且有的正在趕過我們。茹柯娃，剛查達柯娃，希德尼柯娃，雖然都是些年青的姑娘，但工作却都幹得非常出色！因此，儘管我們的工作有困難，但我們總是要遵照黨和政府教導我們的那樣，勇往直前！

夠了，我說的有些近乎嘮叨了吧？不過我這並不是發牢騷，僅僅是想讓大家知道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蘇維埃國家、在集體農莊裏，是受人尊敬，生活也很美滿而且富裕，但是我們的工作却並不是一帆風順的，

障碍多得很。因此，做一个斯達漢諾夫工作者，不但要和大自然作鬭爭，而且要同人們的陈舊思想作更艰苦的鬭爭。……

夫 妇 之 間

——一位苏联老农民的談話

眼看就到“三八”國際婦女節了，我們鄰近农莊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們，非得拉着讓我給嘮嘮我的老伴——尤絲金娜不可。都說要向她學習學習。可是她眼下沒在，你們要想馬上瞧見她，那就只好請往我手裏拿的這張報紙上瞅吧——她站在地裏頭，兩手插着腰，好像是在問：“誰敢跟我比比？”這就是她，我生活的伴侶，和我在勞動中進行競賽的人。

不过，从哪開始嘮呢？好，就隨你們：从開頭來吧！

在我們村裏剛成立集体农莊的時候，我被选为工作隊隊長，每天和大伙一齐下地，真是越幹勁頭越大，好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大